

孤

樹

裏

談

孤樹裏談卷之五

戊集

英宗上之上 正統紀元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于

張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付閣議者即召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旨始以

双溪雜記

英宗之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為多○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李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太宗方寇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李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為大李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七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听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英宗賜英國公守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太后正統某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

土木之禍振實為之

余冬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孝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瘧事後容喜怒不形於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及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羅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勿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者皆罷去誰与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过以回天意弔從其言識者躋之

○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否其人物何如浙人有誤听者荅曰面白而偉蓋所指者温州周旋而所对者則溥安周瑄也已巳冬虜將入寇兵部郎中罗通守居庸復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荆廷議皆授魚都御史時○殿下方御極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

○正統時有鴻胥寺少卿王某音詞清亮傳制贊拜趨近聳听而每當誦奏必至蹇吃失儀其項寡髮而美髯有戲為詩嘲之曰傳制声无敵宣章字有訛后边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或使外婦問京師新事人誦此詩問為誰遽答此王少卿也

○正統間石璞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僉事清方端重文率李淵邃且儀觀豐偉亦殊甲人而石才行猶人率止亦輕率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甲人遇石有占命者曰石向去遠到股玉尚未艾也王當止五品寿亦不久后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皆本于命耶刑部貢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与夏御史填言如此

野記

○正統中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

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  
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卒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  
郝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謠為有徵也 野記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

上御正衙受賀大陳札樂百辟濟上 一時偉觀甚盛而容臺養  
拜者目眩心怯誤多唱一拜竟之无及矣廷中惕息謂大失  
瞻望譴戾必重札畢糾儀官奉劾 天顏咲曰今日是好日  
子只恐少了拜既誤多了罷頃之錫宴甚豐洽 野記

○正統中在朝每宴享廷中陳伯獸近陛之東西二獸東稱麒麟  
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殆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  
亦大槩如羊頗醜怪絕非所謂麕身鳳肩有許文彩也乃水  
渠中外國所獻也右者稱騶虞亦與傳記所稱不同又公以  
已未登第時有貢麟札闡以命賦又非此類又成化甲辰泗

州民家牛生麟黃毛中肉麟隱起如半錢以為怪殺之弘治初蒙陰苗滋秀才家駒生駒馬首牛尾員蹄徧體花紋閃爍如雷時或以為麟滋家亦謂之怪杖殺之

野記

○宣廟崩○太后初命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无虛歲或者天使民之

多艰而不欲其安樂也

天順日錄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勅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奄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爪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摔去殊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太祖太宗遂支解其体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子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振旣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惧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祐

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其諂媚之態遂宣言於中曰吾輩公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已必得禍中聞知益俱禮進見遂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后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觀日大開其門郡邑庶官能具禮者无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龙门上下交征利如水去提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大順日錄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体分尚書某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朕太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岸然疑坐振无如之何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性稍偏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啗之中貴乃



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稍  
玉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為好人難得詢其故玉每有  
事干之无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耳

○近年論兩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為最次則正  
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薛希璉肖維禎尤未若七  
年則今姚尚書白尚書一時聯官尤為罕見耳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予所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有  
賢錄過請公畫書公用清和恭靖尚書畢戚然言此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蹇公房陵建安諸公猶記建  
安同年因謂予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  
之和兩人百世之師者吾輩得一可矣而子乃獨兼之耶此  
語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尚書於蹇曰忠  
厚寬弘房陵曰清方貞靜建安則方直剛正夏忠靖曰舍弘

貞靖少師則和敏詳達上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太和日有嘆落花一首寂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与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文衡之任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士心誠亦漫浪為之耳正統某年會試王抑庵先生主考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元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无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馬无以足夫兵之用兩句減去八字抑庵筆也自是孝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尚先生前序嘗為寧王所許蓋其云天之愛人君莫大乎以資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佳惜乎孝如不及論語分截做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類不能无疵嘗現場屋文字无疵者絕少其亦迫于揭曉

而改訂不及欵 野記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澄侯伯二十余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听讲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筵始携茶湯果餅之類其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与先生抗礼飲甚歡太師屢辞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sub>上</sub>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 寓國雜記

○劉忠愍公球為侍講奏宦官王振專權振命錦衣衛指揮馬順夜殺公于獄中二子鈇鉞號哭求屍止得一臂鈇鉞痛公之死終振之世不出歸葬後皆以進士為京官同擢官閩浙一藩母夫人尚无恙兩地奉迎供養極厚人爭羨之以此天之

報忠化

寓國雜記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余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折銀八十一萬四千余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舡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余兩兩淮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該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萬余兩雲南開辦三萬余兩各鈔關舡料四萬余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余兩鹽課折徵二十余萬兩每年入數共三百四十三萬兩

震澤長語

○福建叅政宋彰文趾人与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貧乏不堪者甚為所迫於是鄧茂七聚甲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亂巡按御史汪澄將延平聞賊勢

已熾即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

聞而澄忌之適

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

姚銑等以為澄畏避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

幾而兵部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奉巡視兩

浙鹽法俾治處州賊奏賊平當代適處州奏賊復起當劾

盛謂廷奉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巡后邪已

之俄而其父山西叅政厚奏承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為

上論所短因奏逮治之廷奉尋因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

張楷都督劉聚征闖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无

善卒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召还之命下總數目計其还

必再余月也一日于后偶暇為草函適書人又皆具既成視

日尚未暮遂封進少頃得 上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將  
嚴忽聞楷等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 易原疏首尾  
而迂論之楷由是罷位凡人禍福之未固其自取似亦有不  
偶然者此數適相類因併記之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  
律翼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拆頗多竟為中丞所傾謫開  
平數年以宥還予亦以其或懲于是矣一日未偶及後御史  
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後旁竊笑之翼犹瞋目罵曰使得一  
碗凉水已吞之美蓋方言云翼善登李歐顏二大家得意處  
謂能逼其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溫泉寺題筆極多大者至  
如方斗終日揮洒不倦蓋其善于題壁尤長予謂尤門諫院  
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曹濮受河水之患極慘間有發地深數

大見全骸兩七卧土坑尚分明者蓋水至頃刻間不能避也  
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  
十三年皆是也其亦異哉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  
冒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  
焉聞公蓋徵英國救黃忝將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  
洪石亨洪自百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亨  
尤甚也先犯上城事與余尚能等在軍中敗將頗多然將士  
失律无被譴罰者无斜間言

上命特云亨等而亦如故后聞尚各言輦轂之下自專誅戮孔  
宜忠毅公灋川之卒則異之人多能道之云

○廣西守將韓觀都督英武有文頗善誅殺山忠毅公繼之則  
光前絕后矣公深沈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

比肩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上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  
无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于杖下者不調兵官改  
使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后来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  
心始勞以酒食答未把飯也犹有善处未嘗有心于楛歛待  
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為輕重其最可称則卻田川知府  
岑紹銀事初紹 奏劾子鏞正出當劾其家挾其庶長子  
奏請劾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褒紹德  
之懷銀一千兩為謝則卻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報  
國足矣是年鏞親率士民隨征俘馘甚中盖有以感動之也  
都督陳旺始有心楛刻与柳大異然犹能文飾笼絡支吾度  
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略亦見盛 奏中辺政之治  
忽係乎人灼也 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山東叅政海寧孫子良与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極厚相



為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吊由是為東里楊公所  
薄子良累薦薦卒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  
○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 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  
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无大過頗為公論所少楊仲奎  
先生時為 王府長史以去国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  
山分韵矣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為言先生毅然曰彼  
固得罪於 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礼何可廢耶然蘇  
人輕薄之謗始于此矣又嘗見奴間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  
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奴問門外選者統紛上未已奴問治裝  
謝絕親友非至親亦无敢入門者惟孫狀元美日一至焉奴  
問以彼此无益謝之則答曰誰无朋友噫此為狀元也欵  
○林為庶吉士命儒臣教習之長洲刘詹事先生宗 公安王  
祭酒先生某亦嘗同事時山東二人尹旻同仁孫昱廷昭也

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皆可師法刘先生一日出送行同  
官之任南京詩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  
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一樽傾罷雨蕭蕭上客思離情總不消十  
載禁林同侍講五更清瑣共趨朝西風鷓鴣南歸急落日雲  
烟北望遥此際送君無限意疎上揚柳玉河橋

○庐陵李禎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為人耿介廉潔自始仕至  
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嘗自替公像曰貌雖  
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

仁廟目為好人周藩許其得休不勞朋友替詞自有帝王恩旨  
盖亦有為之言也景太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先  
賢祠中禎獨以嘗作剪灯余話不得与禎為他詩文尚多有  
運甃寺集行世其余話語誠謬而四旨至正妓人行亦大集  
前人雖无作可耳

天順目錄

○吏部尚書魏麒浙江初為松江教官汲上成就人才諸生在  
孝者候一更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而反之  
三更將尽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  
此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是宦甚盛  
為考功員外郎有盧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大宰馬  
尚斯文性好吟咏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  
生贊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加之

○廣西總師府一鄭年者老隸也惟鯁直敢言都督韓覲威嚴  
不可犯亦知年覲每辭后殺人鄭年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  
畝羨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覲尤德之覲李山忠毅公  
云繼其任公固廉正資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  
鄭年言者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貪矧覲素尚貨利  
我亦可貪否鄭年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汗如

白袍黥墨終不可泐也。公言曰：人云上夷饋送荷，不納之。彼心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贖貨則可。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友畏，蚤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命惟錦衣衛尋而已。与他凡有劾，皆即。

命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退就鴻臚，習儀大鴻臚疾言厲色詰其誤事之由。狀元卒止，殊從容。惟匕謝過而已。此亦可見其量也。

天順日錄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闕涉。然往匕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且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  
明年遂有駕畜虜廷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讖乎景泰辛未狀  
元柯潛人指与哥同音未幾

英廟还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柯潛之讖乎弘治十八年狀元  
顧昇臣予聞之心怵然竊謂臣与成字同音昇成龍駕名犯  
嫌忌時司訓梁洪弘周聞予言踰月

遺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信矣豈非昇成龍駕之讖乎因憶天  
順癸未會試監察御史焦昱時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  
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无忌乎未幾  
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塲被火烧是皆偶然符  
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指附會之說也

瑣綴錄

○正統間南京祭酒四明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  
年未嘗蕪階泰和王公直為天官一日欲以司寇之任轉陞

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  
某托先生為知己豈有与天下英才終日講論道學而復以  
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頃服卒寢之前輩風節若上有如  
此 客座新聞

○正統間 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  
都督府邊將既受勅具疏請于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  
主事鄭厚至甲皆詰其初移勅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揚  
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中會試東揚曰然  
則亦明經進士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  
府即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甲什然時謂得體蓋東揚才識  
敏捷多類此然徵誤可也誤有大於此者可護短恥過遂非  
耶蓋又當審事體之輕重何如也 瑣綴錄

○正統間祭酒以賍罷西楊先生与李古廉先生對奕因嘆祭

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峇云不可謂無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于此任古廉喞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

旨古廉為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庄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將時陳公儀兒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后陳公以方廉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已有驗矣

○正統中朝廷選翰林講讀以下官儀表俊偉者十人習制誥於東閣蓋以脩內閣之選也十人者裴倫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呂原李紹商輅劉俊至十四年有事乃罷后入閣者江商陳呂四人耳

○正統中宗伯胡公茂一日早朝承

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係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

年彭可齊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俛且至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看錦衣衛尋

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現矣老成本措自得大体於是可見 俱項綴錄

○正統間官殿當絲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督敕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辨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

敕使請公選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余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項綴錄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為襄城伯諸公所歎服一日得

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略既定始以咨于



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略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房陵楊公  
歸省過南京公適然病在告房陵公就卧内候之公不及他  
惟以手作丈尺狀曰○主上尚尔老相出于心安乎房陵公  
改容謝焉后来而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盖纪实也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 奏築城迂衛于此

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宜之奉

命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嘗有交指東南角地以王侯可當  
此揚昌平時為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已春泉果涸不  
流今則復汎濫矣昌平第潭也餘百間都御史下予相度撤  
其材以飾樓櫓營堡之嘗經兵火不存者其闕將軍祠潔麗  
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不宜復出而偶得宋末上所  
撰開平常忠武碑文因諭于市曰公有功○國家其收漠北  
嘗過以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為開平王祠仍環書碑

文于壁既成始聞僧之能而益奇其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  
目昌平為楊王昌平為人雖多事先声要必曾有是說綱錄  
○正統間禮部缺侍郎吏部崑崙先生衷以進

朝廷易以錢習禮先生出補之播紳皆往賀之錢先生曰吾今  
任有司之職矣何足賀未幾陳高曹前四李士皆遥授各部  
侍郎仍舊供事翰林蓋一時館閣盛事也 瑣綴錄

○建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  
曰武當山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  
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  
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你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  
云告狀人某姓

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  
和尚事直為不可知即真也吾与你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

雖然你老如此復欲出何為乎曰吾老矣无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邪不過欲歸体父母側尔幸為我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命送京師至遺內豎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為吳誠在死申以白

上命誠往誠見庶人亦遲疑庶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皆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一齋賜汝汝两手皆有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还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寺卷之久而殂云或曰庶人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不知之一日有盜劫寺俄而一文一武弁同來捕圍其寺且將屠之僧徒懼擾庶人大書黃布擲出曰聖旨令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庶人道其

乃聞于朝命某二官往迎取驛赴闕下置之禁中時正統間事与前聞異辭或又云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為○奏还也或又曰其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內以搶支門門內搶滿无隙焉靖难兵先鋒死者甚甲兵始入遂克之建庶人数以

文皇靖难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死他及兵至建召徐詰責腰斬之橫屍路傍

文皇入城問為誰左右以告

文皇哭之即時追封武陽侯進定國召見其子年甫十五即賜名命襲爵焉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馮必政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卿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輕兆矯妄士論耻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

以為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孝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  
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會

上親擢舊官臣張文為南京太常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從  
六科言削職為民○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于尼云

○陳僖公敏治陝西王文少保為按察使金榮襄為副使兩人  
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疑隙僖敏至則稍舒景太  
中金為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實主之金聞以乃以素  
旭事復之奏雖留中時事則可嘆矣僖敏屢為文所侮一不  
校金至部正位在臺間上以僖敏卒將會聚每辭就次席士  
論亦以僖敏為寬而以金為近厚 野記

○太監阮安一名何留交趾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益尤長於  
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  
司宮宇及治塞楊村駟諸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而

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父不治復承

命行道卒平生○賜子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无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於他後皆有碑獨斬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婦之則亦媚嫉之

水東日記

○兵部尚書鄺楚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壽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襪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楚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閑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上大怒曰此子无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請于人又以書罵之楚一念之孝為此卒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后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績密没于

土木士林惜之清議无所貶云

○子榜狀元曹厚為人疏通爽俊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  
戢泰和典史益進孝不倦復修孝子業遂登進士第西陽先  
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秉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授后議  
大事多決於厚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而亦曲加  
禮敬凌于土木之難

○襄城伯李隆丰資疑雷謔字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  
最識大休富貴尊嚴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礼尤恭  
以此上下官僚无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節  
之不醉无帟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楊李士極重爰之正統  
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声妓為自安計數年終于  
第后代數易其人終莫能繼以上俱天順月錄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

齡倦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尺瘁報國死而后已  
文敏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无以效力當薦殘个

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是各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衷守振欣然  
用之文貞或諉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  
已乎且内中出片帑指殘个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  
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統幕潰圍一戍本嘗語其家曰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  
曰尔非此中人豆腐聞兇人也既而得脫也然莫曉所言何  
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幸竟没于豆腐聞陣中野記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堽渠有淤者發水田數  
十年守繼者莫能疏需用至守言及以憚于動乎需往相之  
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



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罷守往視之大驚以為  
有神助泊守霸見其民將食者及毋里買一薄列其戶每戶  
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所種粟麥棗棗紡績之具雞豚之  
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薄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  
皆勤力无游惰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自滋蓋亦生道使  
人其易如此後以觀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捕之  
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  
之有牧馬者授其民需管之領牧者諳於宦官王振捕之下  
獄竟謫边戍

天順日錄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边有机变用詭道要立边功陞  
陞將師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搏其虛或出其不意毒於  
劫营胡人畏之呼为楊王然自德以來胡氏与中国和好每  
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害入寇或有授边者不过彘

順之類或徧或掠。不過百余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洪  
澤立邊功。大抵其用。謫逆取耳。自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  
率入寇。洪在宣府。驚惶死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圖。洪能以  
后衝之必死。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略不為急。所存可知  
矣。后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旧將。遂  
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  
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天順日錄

○戶部尚書王仿。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宏厚。初為給事中。奏  
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体立心忠。怒有愛民之心。士林  
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无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  
未嘗廢。李恒以不若人為恥。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不  
先生。后幸土木之難。蓋有為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天順日錄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折守稱為第一  
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有好事為之立却金  
箱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  
后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憂事士大夫交章乞起  
之名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  
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 天順日錄

○正統壬戌冬○張太后既崩王振尤死忌憚作太弟于皇城  
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翁自撰碑及土木之雜言官  
論其挖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中為虜所用者振族黨並坐  
誅夷居第沒入于官后為京衛武子大順改元振黨以聞公  
陵大怒云振兒殺於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竊  
詔復振原官

命于智化寺北想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水東日記

○李持勉在翰林直言進諫○仁廟怒命力士打數十爪不罷  
宣宗即位察其忠復召之翰林拜李士自后不聞真言矣在正  
統時為國子祭酒傲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  
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具有病者委醫調  
治死者助其棺殮為文以祭之后王振怒其持儒禮憐以罪  
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重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  
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天順日錄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敢  
其罪抚安之未必不從輕動卒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  
王師失利適王振握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  
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率  
兵以嘆省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勞其巢穴而寇  
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无辜十數万且以為功驥封

靖遠伯以次陞者方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可來  
東南搔擾軍乎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還  
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  
有回利益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方乃不可計陞秩之俸又  
万万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  
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大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余人進馬報作三千人崔臣  
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  
大率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奔城走者崔臣挾  
天子出師百官上章懇劾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  
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先聞志人馬飢困虜中表襲前鋒  
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羈于虜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今

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 太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余有自虜

脫回者方知无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米可以使  
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惧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  
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  
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  
脫衣甲而定答曰大平日人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從隨  
駕初无號令對敵因四方无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  
彼尔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

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  
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边者俱做鉄

頂橛子上召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錐橛  
來者死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  
一個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錐子大石頭一斗打去逆開  
數文闊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  
西四川等處射虎努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捺以毒藥一着皮  
肉人馬即死亦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  
能射者演習會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  
云如今放火槍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未  
衝灑若做大樣兩項銃裝鉄彈子數个擦上毒藥排于四層  
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  
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  
精銳可惜无用了虜人曰如何死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  
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

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囚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余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進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囚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為奸為盜只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畜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官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結萑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徑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疑疋及某人送使臣知友說是吳良



詭計減反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鉄鍋出在廣東到京師万余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与一次後次爭鬧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知得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七人所為他將一疋剪段兩疋送与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听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救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无罪人民虜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剗心摘胆高声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

曰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人馬免得上天發怒降  
灾也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还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难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  
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与堯舜一般  
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畜下再差人去問來遂着  
這 皇帝做然后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  
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  
將財物來后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  
義能順天道自古无這等好男子我鑑史書徧細寫上着万  
代人稱贊也先咲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与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  
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與使臣送  
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頰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啓也先率甲頭目羅  
拜而別伯頰帖不見領大軍護送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  
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未獻  
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  
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退  
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干言詞應對不窮有以悚動覲所  
陰拆寬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豫猶遲留以索利  
于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死毅以回乘輿于不可出之

境哉前代若晉宋數帝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某字宏齋領兵殺賊失机監軍金尚書瀛為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來急索邵斬之邵寃入後幕時周先生昇在幕中視邵之貌曰公殺氣定矣飲之以茶匿於床下曹不獲而去金謂邵曰可少避三二日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使邵見曹不能避其頭已斷矣人之死生亦有數也周先生為言其詳記之以見軍中一時之制

寓圃雜記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多周文襄為巡撫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薦幸有越人邵昕者詭譎多智先為長洲縣丞爰制於家遂起為崑山尹故縣有双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書于迎

海駟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裡忸怩死文襄見之畧无怒色邵亦不久而罷寓圃雜記

○福建賊鄧茂七竊發凡三司官之親臨者皆得貸死惟前後巡按御史柴文昱汪澄二人俱被極刑盖因王振當崔所惡者御史之官故尽殺之斯豈法之正乎 同上

○自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未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体易倦因創萑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

英宗既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 同上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節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

太后聞公无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婦已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咲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以即南京大常少卿道芝母也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尚書卿陞是官并園雜記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効所在而內官之舊振矣視之不能乏

盜肆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揚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送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為禮公開而異之後廉知其貧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輅自內閣辭官歸工侍桂公謙時為主事治不呂梁遇之独厚商后被

召復職每汲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与水手相毆圭事表規收其儀伏懇請而解未幾

召為工侍表不自安而公采嘗形于辭色少保于公謙為兵書時葉文莊在兵科屢劾之后喪偶于為誌墓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譖其訟已則深咎之且抑之至其後文莊始得入為禮待其不同如此

俱詳園雜記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昭世不受饋道惟厭清惠愧羅

○正統己巳夏拜剌脫脫不花王及太師也先背逆

天道侵臨邊境聲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竊弄因柄請

上親征迤北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極諫不從是年七月

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啓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

陳懷領軍與虜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鷄鳴山遇

寇成國公朱勇出戰亦敗績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馬四圍

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虜寇大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邊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傷殘裸體京師恐怖

太后命 今上監國立 皇太子詔告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即皇帝位上 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

戊戌阿剌為頭知院差叅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質番文赴京

請和二十七日己亥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奉迎



太上皇帝未允即時上命太監興安傳旨要於大臣中務選如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以三品以上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禮科都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旨曰廷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興安欣然入內復命少頃欽奉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

陞指揮使做通使使寫勅与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疋守

物本上欽改禮部左侍郎三十日欽給馬疋帳房酒舖等

物七月初一日早辭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你每

去脫上花王也先那里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

因勢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賞達上可午

太師也先阿剌知院勅書三道

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參政完  
者及侍郎人等五人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酒飯初二日宿居庸關給價鈔办酒席管待使臣  
初三日宿懷來衛仍办酒席管待初四日離懷來賦詩云曉  
出懷來望北行西風吹送馬蹄輕虜營迎復吾

皇駕會見生民享太平本日過長安嶺賦云盤旋曾上長安嶺  
偏窵驅馳路轉賒遙憶上皇經過日幾番回首望京華過

雕窩堡一十里乏馬一疋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  
一人各張弓執刀一人杖劍衝入帳邊完者脫歡急与打話  
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木等先送使臣皮兒馬黑麻赴京  
奏事在彼等候阿魯木下馬作札送二十里而別賦云胡騎  
長驅人帳來張弓仗劍怒如雷譯知兩國通和好長嘆一声  
作札回同日过雲州夜值雨过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被

盜去馬三四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馬駝車運糧有感  
賦云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四倉營第宅  
近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盡將兵火倉廩猶存助敵糧回首  
具封希 上旨用懲有罪表忠良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虜人  
喜悅勸飲乳酪其夜被盜去馬六匹初七日過毡帽山二十  
里賦云万里窮荒極遠遊風涼露冷正高秋山川野宿渾忘  
險飲腹腥羶肖解愁駝馬通營轉饋餉犬羊夾道喜歌謳  
首悔過重朝貢早奉齋與復帝州初八日過與和衛東海邊  
宿棍兒碕即海初十日宿失刺失箭禿即也先邊塞營中送  
下程羊二隻十一日至也先營中地名失八禿兒與也先并  
伊婦開讀勅書畢也先曰

大明皇帝因何差你每答曰自太師祖父以來至今日朝貢  
朝廷三十余年尔使臣進馬往七待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

臣王振擅糴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奮

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阿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參政完者脫歡賚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賚送賞賜给与太師并可汗阿刺知院以全終始依旧遣使往來也先日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是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衷心送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闊保姚謙去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實曰太師既是送駕軍馬不由闊入漫山而來四意搶掠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不能无疑况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闊保旣乃使臣却使達七百余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日說的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

昏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為報仇兄被擄者弟為報仇人皆樂為從軍今南朝沿邊關口軍馬多者十余万少者六七万極少者亦有三五万各奮勇欲報君父之仇且軍士獲一首即得陞賞太師虽差使臣若无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畷陞賞又曰復又差李貴我着送到大同城里因何亦不放回實答曰近时夜不收採說哨到大同東邊離城八里見有杀死身尸四五十人拾得荷包一个內有文書一紙称是太師差未奏事人况不知未審虛的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朝廷如叅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同未两国講和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以杀了實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朝廷恩宥加厚於人托為心腹令費執金帛迎取

上皇却引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 朝廷已將喜寧  
明正典刑凌達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  
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与我是仇人自領軍馬与我厮殺天的氣候落在我  
手里中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  
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  
麼明日引你去見实荅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  
每来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  
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上辛勤可飲數盃  
飲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宰之為下程十二日  
差頭目人等賞達上可汗并阿刺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  
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实三十里見

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显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棗炒燒

酒器皿芾物實泣下行禮畢唯見校尉袁彬軍余劉浦兒僧人夏縑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皮帳布幃簷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 上曰比先我来非為遊獵私已之事乃為天下生灵窮率六軍征討迺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荆關擒殺人馬圍京城喜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 上問

聖母及 今上安否實奏曰安乃問舊臣一道其姓名甚悉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素迎我回你每与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實奏曰 陛下蒙塵羣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 陛下

者言語不一又四次差人來迎俱无回報難知有死因此特  
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來上曰你每回去上覆

當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羣臣差人來迎我回我情願看守

祖宗陵寢或為百姓也好若不來接我也先說令人馬擾边十  
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為重實詢  
知也先每五日送牛一隻羊一隻送

上以為所食殊无米菜實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現今服食

惡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上曰飲食之類小節与我整

理大事实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寃之太過終被傾危国

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上曰王振无事之時人皆不說今

日有事都歸罪於我上亦知此人將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

莫及時伯顏帖木兒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

上賜酒飯具上令至帖木兒營中烹羊与伊婦把酒勸飲復



回見 上復命次議大事实以 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忠言正道懇切應對

上嘉後之日暮深有不忍之情欲留宿館伴者足歸不果賦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甚凄涼腥膻充腹非天祿草

野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歸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三日也先宰馬脩酒相待令十余人彈琵琶吹笳兒按拍歌勸酒曰你每未時心里可怕麼實答曰自古敵國以禮為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寇躬冒危險尚无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有理的不怕无理怕也先曰你每認的

上皇可想他麼曰為臣尽忠為子尽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勿之恩 上皇即太師之恩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

不取回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賞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  
既是肯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閒人諸事  
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后只箇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  
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再三言之不可待酒畢送下程  
羊三隻十四日与也先作辭備酒曰如今我差一人你每議  
一人去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攬邊人馬也不動一苗差  
來接駕的來約至八月初五日實答曰差人奏請

皇帝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日不來你每边上人吃  
苦了再三不与定約若來遲呵着差去的两个達子同两个  
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回報正差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

差人來軍馬邊又說我每失信勉強與決各送馬四疋貂鼠五十三个同實寺赴京奏事進貢本日往辭

上皇時伯顏在側上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來遲袖出書

三封令實賁回上曰未時冠帽放在宣府便服隨身帶來

路程遙遠勿辭辛勤當以天下國家蒼生為念賜酒飯畢令

伯顏帖木兒仍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可着人早來盪成大

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實曰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慰勞送馬一匹復辭

上皇上皇曰你回去上覆聖母太后上覆當今皇帝也先

所欲者非要地土非要歲幣惟要蟒龍并織金絲段等物差

人早上賁來實領命泣下辭起程行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

二隻十五日中途遇午送下程羊一隻宰之宿刺失箔禿兒

送下程羊二隻當夜三更過清林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宿西

陽河口入關至万全左衛食午飯宿宣府見彼處軍民出郊  
採打柴草收割黍粟搬運木料人皆歡悅生意殊盛十八日  
會摠兵等官驗馬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過土木  
右丞把禿馬上拍額曰

上皇在此被拘南朝徒有人馬而多不能戰實曰中國人民易  
如草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不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  
有替把禿曰亦非我每勇力乃天之氣候又曰元世祖未得  
帝時與敵國戰后遣使臣往敵國遺針一袋羊毛一袋世祖  
怒謂彼處銳兵多如此針彼處戰馬多如此毛遂與二子并  
頭目往征之后諫不听後果滅敵國回至中途世祖病故載  
尸回还后曰二子不听我諫敵國雖滅汝父不得復生二子  
告天世祖即甦後成金即帝位二十余年人馬固多不足特  
突谷曰昔項羽號霸王善調軍馬英雄蓋世漢高祖寬仁大

度信任豪傑與項羽戰七十二陣高祖皆敗厥後高祖一鼓而禽之伯王遂滅有沒四百余年天下此无他伯王荼毒生灵天怒于上人怒于下无故與兵乘隙搶掠上天豈不厭之邪把秃咬指仰天喟曰大人言者大道理本日宿懷來時在京運糧二万石至軍士皆悅適 朝廷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虜使平章皮兒馬黑麻同知哈番等下番議和突將虜中與也先應答之詞及一應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意備細說了使彼无訛以全終始二十日少卿羅綺同尚書士規罕魯自大同俱至說大同人馬共六千七百時二千圍朔州寺処俱令回軍民俱出外採打柴草突別把秃等預先回京奏事过居庸關遇長隨陳璠賞 勅書突等并將虜使騎坐馬匹留在懷來喂養先已將馬匹并各人懸帶弓矢俱留宣府就領 勅書賞面过榆河驛宿朝房二十一日

早復命

上御文華殿召實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悉陳前詞又問  
太上皇帝如何說實拜首奏曰上覆 陛下脩陳

太上皇前旨皆死遺 上曰也先請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

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率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  
之咸肩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离家年久論其  
和意似有實情但也先万一变詐此臣可知望

陛下處置 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

命太監李三於文華殿前右廊下待酒飯二十二日少卿羅

綺同右丞把禿寺到京進貢朝見二十三日把禿寺奏討使

臣 上不許五府六部教上章 請遣使亦不許二十五日

實進奏其畧曰臣切謂先差臣寺未嘗為迎

上皇專為講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定約日期出也先之

口臣特傳說虜情伏望 陛下如羣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  
奉迎 上皇虜變詐不測亦可塞彼无詞倘不差人去則  
直在彼而曲在我臣若不言恐日后復差人僉必曰臣實可  
差臣自揣違期失約自不敢去若另行差人不可去臣固不  
敢去人亦不可去則彼必猜疑上上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  
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臣頗知  
虜情不惧斧鉞昧死為 陛下脩陳乞早賜 軫斷天下幸  
甚謹具以聞伏候 圣旨當日于奉天門奏奉

圣旨也先使臣明日回赶上楊善來再定奪欽此二十六日把  
秃寺回二十日自早到虜營見也先楊善本日晚到時也先  
打圍未回楊善等八月初二日方見也先初五日也先脩酒  
餞 上行初六日發程初十日過野狐嶺十一日到石全奉  
衛演武亭駐蹕十二日宣府南城東駐蹕十三日仍駐宣府

十四日至懷來 上發書二封 命中使陳瑑賫十四日宿  
唐家嶺遺使回京詔文武言避位之事十五日 勅文武屋  
臣免朝見之禮當日百官至西安定門迎

今上于東安門下輦拜迎 上皇亦下輦禮之百官隨至南城

殿中 上皇陞座百官行禮終始所見之禮事悉實言之无  
爽噫 上皇所以回銮 社稷之所以奠安實无分寸之功

寓於其間特紀歲月云尔 出使錄

○景帝不豫文武羣臣不过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軛掌大兵小人欲置富貴者  
以為少保王文于謙与中官王誠寺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  
激亨寺借其勢而成之亨寺遂以迎 駕為功殺王文于謙  
寺并貶謫陳循寺救十人亨忠国公軛封太平侯乃固寇招  
萑冒濫官爵黷貨无厭方復 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寺



所行人皆失望于時天象彗出屋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  
詳陰固蔽太陽之象而亭恬不知戒賄賂公行預朝政掠美  
市息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于門下者使欲  
中傷中外見其勢熾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亭姪彪頗驍勇  
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謀正大同邀人  
奏保○朝廷覓其不实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于法人心皆  
快已而罪連亭○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几家人傳說怨  
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亭于法藉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  
天道好还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如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  
少阻蓋幽明宛抑遂此伸氣也○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  
罪惡头盈人神共怒助于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  
懼且在京武官尋出亭門下而亭又握兵藿天下精兵死如  
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虽欲撲滅力

不能及今办之甚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灵有以默相之也

社稷綿遠端兆于此

天順日錄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

景皇帝南城芟樹事叵測遂及伐之時盛夏英宗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惧甚復辟后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為者縣中橫被其害御史显于朝人謂天道報施无所歸既御史坐辜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焉嗚呼自后觀前天道果賈也邪

○于節庵公舊居小蘇州巷与予南北隣其自河南以大理少卿葬父回始相識一再往末后于忘妻金氏物故相見即有悼惜語且慰問兒子輩造張徐庵書末云金氏如是美有是不幸宜得名公显卿語白之予亦重其意竊以為必求墓文

无踰公者因借董仲魯謁于朝房盖時董又西隣也公讀行狀既曰嘉禾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為是年十一月八日德勝門軍為馬蹶死于寺奉劾

詔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持墓表來还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堂上曰科中葉公近日來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則備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生淨本呈僅改一字此本是也當時皆以高致稱之又嘗聞叔簡尚寶言其從兄与抑庵尚書王公同為庶吉士内府考文字楊先出而王之家僅問楊先曰尔家官人作不出文也王後頗与相為憾景太中对簡欲乞王公作相之衷楊節婦傳而以為疑不得已請焉公聞唯七次日即荅藁对簡以知公不深自媿此亦可見二公者尚有前輩風致云 余冬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无辜淹禁将五六十年轻欲寬

之一日謂李賢曰親上之意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監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遂決即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媿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听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祖母嫫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上召賢謂可死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之美事而又有淺見

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天順日錄

○英廟復辟厲精 聖治庶務綜察每窺封疏必得其精或有三字可疑輒取本映日視之曰是磨改者指示左右果然莫不驚伏

○景帝汪妃甚貧 帝欲立懷愍時妃執不可語 帝曰恐碍監國之稱 帝不從汪殊不悅及

英廟復辟汪猶在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口當時事我固詳知嬪嬙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隆汪與

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嬪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相宜嬪當不安乃言于 英考遷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猶

存本丁未生與 景帝齊年 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叙家人札汪既出而郡主尚在宮中至

憲宗命朝退郡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

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无結果慶乃強下嫁王氏

○汪出未久

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日記得有一玉玲瓏今安在桓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上遣問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間於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上命往檢取得銀廿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為憲廟為護特令罄一宮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犹是遂索然矣逮

英廟崩後汪稍上言於人帶尖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

景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係腰何不勝消必欲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數片玉其第二番索時突怒而擊碎悉沈之井中也野記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寺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戶

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已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歲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皆為安置一二其最害事者北馬每歲不通滯而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問為理予為覈實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馴走迤別給課馬責令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死狀者掌事以予為掠美而寢之 荊園雜記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劫主之威言无不從正統初

太皇太后張氏同听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居輔弼凡朝廷

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太母上仙楊榮繼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溥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內閣之柄悉為振所攘生殺予奪尺在其手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奉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

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

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遽出圖乃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圖籍厝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發極边充軍振之作威



如此已巳七月振又逼 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抵大同城  
下欲 上幸其第倉卒為虜寇所遮報至科道之官方奉劾  
振之章遂正其辜復榜示天下云 寓圃雜記

○正統己巳 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群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  
臣議其事重嘯嗚久之翰林徐瑄元玉謂宜南迁英甚不然  
之適兵尚于謙奏欲斬南迁之議者甲心遂決 同上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过土木嘗詢問已巳 車駕蒙塵有老  
百戶云初六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  
忽有梟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  
嘗乾澀至此滴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虜遙見軍馬移  
動遂羣謀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為計相与枕藉  
于胡馬蹴踏之余矣由是

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某尚書等皆不知所以蓋北虜臨

敵必待人動彼始動使我師堅壁不移未必如此之速也先  
是大臣亦嘗七奏勸

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止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寇隴夷  
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京師矣蓋宦官喜寧本  
夷種土木之敗降虜為其鄉導故以后猖獗特甚也于時賴  
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  
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莫安

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叙此事謂嘗與虜戰而失利蓋知之未  
真抑亦粉飾也欵 薊園雜記

○馮益字損之慈谿人陰險有謀詩文筆劄皆出人上善談兵  
多游公卿間先為李賊以罪謫戍口北昌平侯楊洪喜其能  
假軍功擢為百戶子俊繼焉后又進為千戶為忠國石公隄  
死遂出入石門下石因用為京衛指揮石敗自投都督曹欽

王光  
三十一  
局議其密不父欽謀反被擒因捕益寺同謀者法官憐益才  
欲出之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為証益故為自異見賀加醜詆  
賀不堪曰馮先生不須多言昔先生與欽坐中堂欽問曰古  
有宦家子弟為天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節之後終成大  
事欽大喜命妾佐酒言猶在耳今何諱之深也益遂死語併  
致極典 寓國雜記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栗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  
索為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  
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小頗被旰食。有告  
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而斥公曰。大人如何不拿胡御史。我  
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御史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  
勅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托不同。溫願遣之人。服其量。

英宗上之下

○錦衣衛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讀劉球進言韋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益此謀當朝挫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寧憲而下莫敢誰何听其指撻奔競之徒請托者滿門賄賂苞苴殆死虛日振益寵愛之洎振上木之敗取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狀順猶回護當關楊言取怒不可忍直言挫之亂歐至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死于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什取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韋者之戒天順日錄

○自振專權上于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謔  
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  
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処山崩壓拆人家數十戶一  
処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致徃東流於  
海滄沒人家千余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軋方未踰時一火  
而尽又南京殿宇亦為火毀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  
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追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  
乘機大率犯邊声息其急日報數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与  
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子与駘  
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駕不可出自于家宰乃約大臣  
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  
无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

虎臺札營方一鼓即虛驚中以為不詳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涵沍氣息愈急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車皆危懼死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忿布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表氣无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摔而碎其首于○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聞竟行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美方秋禾稼遍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尸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蓄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不止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万兵迎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

尽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搆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无一人与聞俱解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叠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余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為胡人所得滿載而歸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况

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巳巳之变徐元玉最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趙問計以南迁料英拂然不悅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壕為太監興安所鄙二事似皆未為得也 天順日錄

○英宗在虜廷未嘗少沮降辭色圣敬无斃虜以女人侍不受

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常

乘輿所止穹廡雪不凝虜亦異之往覘

上天容穆然危坐亦无寒色咸怪駭嘆效順之謀益薦焉野記  
○北狩時袁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  
在待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  
中國惟 皇帝飲食稱為御膳也先嚙指稱羨以我中華君  
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与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  
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革帶為長條二各繫三  
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  
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新菜每  
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无事任沙  
告之又問汝解后至此耶亦故隨 駕者耶沙曰偶隨來耳  
又問中國如尔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更勝而至精者



若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尔等輩來迎 駕耶沙曰先  
是徃征東南某国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及  
駕旋沙不及從召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  
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朵顏三衛市  
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語之令輸情  
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明辛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  
上允且深閱之如期果至見我軍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慙  
然南趨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  
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不敢決沙曰  
是固有証

先帝頒賞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固孃上手製也今囊故在乞賜  
孃上驗之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物也

上乃授以其衛千戶賜宅一區

野記

○己巳之變郭忠武登守大同樹效勞烈自是年秋至明年夏  
与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斬捕无算初西寧侯梁  
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郭欵有陳俞  
不能自達乃告李士曹昇張益宜之紫荆関返鼎益曰然即  
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復紫荆郭以為得請矣俄逆折而東  
總四十余里耳蓋竟泛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己巳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十余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郭定襄登閉門不  
納○上皇傳旨曰朕与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  
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表斌以頭觸門  
大呼廣寧伯刘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駕云

上皇迴銜瑄與中○朝見○上皇特嘉勞瑄久之至

上皇復辟即擢瑄為工部侍郎登止奪爵降守甘州而已

○定襄謀以死士七十余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乃重擁

駕還召而與之盟約事成酬以一品之祿敗則族誅之士皆用

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未審其虜

擁○乘輿登陴臨視諸臣在城下朝○上虜以長刀簽一齋

燒羊於鈺端啖趙尚書雍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噉指

曰好漢七七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官旗軍

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

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

十四員名馬駝騾驛牛廿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

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二萬九百六十八匹蓋

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  
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  
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  
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  
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等三十  
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  
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  
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  
故八千六百六十四匹頭隻今休養蕃息之義其數何如也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時將徐云  
以亨觀今之將官无一人可當 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  
搃戎成國公何如曰強虜視之嬰兒耳又奉得時名二邊將  
問之曰彼何嘗瘠大敵瑣七僅得名耳曰其必為公曰我非

其人曰然則為誰曰死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將校  
无敢犯可赴水火公為大將彼有時名者為之偏裨所向无  
前而彼亦可以侷他日之用也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声

仁廟時歲已巳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俠王通龍門致仕指揮  
甯真定同知阮迂十三人皆竒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犯  
紫荊口時石亨為時倚重借于尚書治兵土城外申議欲以  
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  
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取導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  
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名奏劄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拒  
稍却則皆任用矣后通雖復用亦无大过人者不义竟卒謙  
亦累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义卒

○已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汹汹廷議有以南迁為言者蓋

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英一日宣言於帝曰死則君臣當一處死耳有以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中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于謙上疏及論茲事因

又諭旨禁餉焉

○真定還卒獲一人為虜語甚悉以為先被虜見角虜酋也先將窺滹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中數日而今抵此蓋先為偵伺耳守臣以聞兵部奏虜酋為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荆等關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

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免察當罪使也先款其首將獲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會悉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涑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鞠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郎中奴在○京師以貿易習隱語不事作業被捶楚潛隱於外妾為此言彼還者涉而付會

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皇內地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  
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貴人所毀得  
罪下獄或謂盧本為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曰事故有輕重使  
客者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夫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  
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

旨朝廷當別有處而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膝前免  
冠有言於是中皆免冠長號已而有旨急籍王振等家然  
呼号不辨人声不能皆听聞惟儀公長号膝行而前去袍服  
纒咫尺忽王給中竝中起捧馬順至

上前曰奸臣黨在是於是

駕起門掩一開聞足履之下尸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電

衛官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捧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插死之矣蓋

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何為而惟聞此言以為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駕出尤嚴禁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于軍衛而殺兩人者直官非百官也初尸血漬碑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与作樣子門官不能吞儀公氣亦足多云

野記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 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二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振使素善徐瑄薦于金太盜乃召至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南迁帝內臣皆叱詈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瑣七不已金乃命人扶出之江時宜先生直於左掖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迁不合夫江入倡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既而徐累被薦皆不一



日徐為芳洲推一命狀侑以王帶一束謁於芳洲先生曰推  
先生命王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先生納之乃教徐易名庶

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欲往  
治進官商先生託王公度詣內閣奉之遂陞僉都至景泰丙  
子十二月修河訖還上召詣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

又求芳洲奉其入閣不得乃潛告石亨等

上有疾密遣奉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芳洲諸

公以不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先生云我无柰何回互只得  
置足下於末其亦可謂密口腹劍者欵

瑣綴錄

○正統十四年駕臨也先以朝廷盛布囊欲使群騎蹂躪  
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遂設一帳禮處之日仍進膳又雪  
夜令人行刺者見一大蟒蛇逃護帳外畏怖而去此言出索  
錦衣之口必的

客座新聞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覓心神如何云已昏然无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而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魄之說信有之矣 菽園雜記

○李文達公資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請說話文達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其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和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后有事司札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同上

附錄

○正統間澹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庠陵周公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澹然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請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然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未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澹然公為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定襄侯郭公登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 上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孝士曹鶴張益宜從紫荆關返朝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荆

公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才四十余里耳蓋竟從居庸也  
未入而蒙塵矣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余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納賂則即歸駕公閉門大納

上皇傳旨曰朕与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表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  
刘安給事中孫祥和府霍瑄乃出見有刃獻瑄无効力及如  
約以賄往虜咲不雉竟擁

駕去初公守大同當創傷之余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

已意設為挽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

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挽自相激撞頃刻十余里

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余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

為神云 近代名臣錄

孤桐哀談卷之五